

浮士德难题解读

■叶奕翔

歌德毕其一生的精力,创作了伟大的浮士德悲剧,留下了一个难解的“浮士德难题”。

一般认为,浮士德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永不满足,永远进取,不断超越”,满足就意味着死亡,魔鬼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欲望,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不能满足。这和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圣地亚哥的精神是相通的,通常都被当作启蒙精神的一个伟大传统来解读。但是《浮士德》远比《老人与海》要丰富、深刻、复杂得多。《浮士德》的体现了启蒙主义重理性、重科学、重实践的精神,但歌德超越了一般启蒙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对人的永恒追求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就像莎士比亚超越一般的人文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表现出对人性本身的怀疑一样:伟大的作家往往能超越他的时代。透过浮士德的悲剧,歌德提出了著名的“浮士德难题”,这个难题讲述了奋斗者们面临的普遍境遇。它表现为一系列的悖论——

灵与肉的矛盾: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
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魂。

这是每一个对人生有所追求的人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凡人,任何人都有贴紧凡尘的欲望:可口的饭菜,漂亮的衣服,舒适的房子,美丽的情人……但精神的追求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魂”。一个是“肉体的翅膀”,一个是“精神的翅膀”,它们不易做伴。这两者互相矛盾,上帝代表了“灵”的追求,魔鬼代表了“肉”的追求。魔鬼之所以敢和上帝打赌,是因为他确信,人不可能摆脱尘世的欲望。上帝之所以敢和魔鬼打赌,是因为他确信,人永远有着高于尘世的精神追求。在这里,浮士德洞穿了人性的基本方面。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唉,可惜我没有双翅凌空,
不断飞去把太阳道从!
要有,我将在永恒的斜晖中间,
瞧见平静的世界在我脚下显现,
万谷凝翠,千山欲燃,
银河滚滚,流向金川。

浮士德追求的,是永恒和无限。然而人生是有限的,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永恒,显然是痴人做梦。这是浮士德痛苦的根源,也是奋斗者痛苦的根源。这里显现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宿命,是西西弗斯的境遇,也是《等待戈多》《城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揭示的命运。

超越与满足的矛盾:

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
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
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不断出现危险,
使少壮老都过着有为之年。
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

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
你真美呀,请你暂停!
我有生之年留下的痕迹,
将历千百载而不致湮没无闻
——现在我怀着崇高幸福的预感,
享受这至高无上的瞬间。
浮士德向后倒下,死灵们将他扶起,放在地上。

浮士德经历的五个悲剧代表了人类追求的各个方面:知识、爱情、权力、财富、美、自由……他永不停留,永远向前。当一个目标实现后,另一个新的目标马上出现。每一次自我超越就意味着自我否定,意味着新的超越的开始,或者说新的痛苦的开始。如果说,超越自我就意味着否定自我,超越意味着痛苦,那么我们还要追求干什么呢?有没有终极呢?有没有一个境界,可以说出“我满足了”呢?没有!因为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就倒下了,死了。歌德以他的艺术天才,极为深刻地

写出了个永恒的悖论。浮士德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永不满足,不满足就意味着痛苦,那么永不满足不就成了永远痛苦么?进取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幸福还是痛苦呢?或者竟然是,痛苦就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总是给自己提出难以企及的高尚目标,而每向这目标靠近一步,人类都要以自己的错误甚至牺牲为代价;这种庄严的悲剧性,决定了人类进步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决定了人类必须一刻不停地努力向上。”如果说意义的话,意义也许就在这个追求的过程本身吧。浮士德追求一生,最终倒下,他的灵魂被天使引到天堂,这就是对他这奋斗的一生的总结。但是我想,如果终极就是在天堂的话,那么这同样和启蒙理性的精神背道而驰。魔鬼靡菲斯特最后说道:“我所爱的却是永恒的空虚。”他从另一个角度洞穿了超越与满足这个永恒的悖论,以及人在这个

悖论之中的尴尬处境。让我们回顾一下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打赌时所说的一些话吧:

[浮士德]

只有自强不息,才算得个堂堂男子汉。

[靡菲斯特]

你是什么,到头来还是什么。即使你穿上几尺高的靴子,即使你戴的假发卷起千百层绉波,你是什么,永远还是什么。

[浮士德]

我也感到,只是徒然,把人类精神的瑰宝搜集在身边,等到我最后坐下来内的时候,仍无新的力量从内心涌现;我没有增高丝毫,而对无限的存在未曾接近半点。

明知是“徒然”,明知“你是什么,永远还是什么”,仍然勇敢追求、自强不息,这是高贵的悲剧,这或许就是人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原因吧。

表意的速度和本土的记录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约翰·克莱尔的致敬

■陈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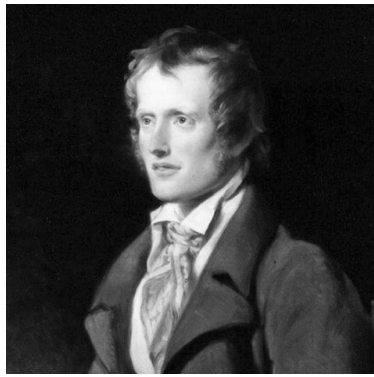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是当代英国生态文学中最受关注的自然诗人之一,同时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多产的诗人之一。克莱尔的第一部作品《描写乡村生活和风景的诗》瞬间获得巨大成功,并为克莱尔带来了“农民诗人”的称号,这部作品曾一年售出3000册,在当时也可谓是畅销书籍。随后出版的三部作品《乡村吟游诗人》《牧羊人日历》以及《农村缪斯》销量惨淡,直到当代“生态批评”概念出现才逐渐走进现代读者的视野。20世纪以来,克莱尔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30—2017)以及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的青睐,并逐步成为文学中的经典。

出生在北安普敦郡的海尔伯斯通,克莱尔自幼就熟读弥尔顿、汤姆森和笛福等文学家的作品,同时也了解自然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博物学创作,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也与植物学家伊丽莎白·肯特、考古学家爱德蒙·蒂雷尔·阿提斯以及园艺学家约瑟夫·亨德森保持顺畅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能够同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体现出巨大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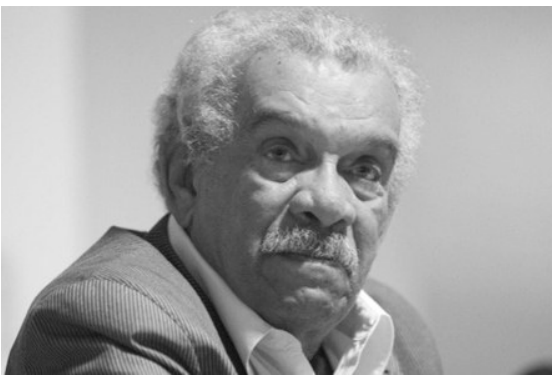
克莱尔在世时曾经承受巨大的创作压力,逝世后也未走进英美文学的正典行列,甚至一度被学者认为销声匿迹,哈罗德·布鲁姆就曾在《幻想的伙伴》中指出,“克莱尔最终在华兹华斯的阴影里枯萎”。那么这样一位边缘诗人,凭什么值得德里克·沃尔科特

和谢默斯·希尼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致敬?这要从沃尔科特和希尼的创作背景谈起。

生于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在1992年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座位于加勒比海中南部的火山岛自1814年《巴黎和约》之后就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无疑使沃尔科特的诗歌创作笼罩上一层后殖民主义色彩。《赏金》这首诗是架



约翰·克莱尔



德里克·沃尔科特



谢默斯·希尼

通沃尔科特和克莱尔的桥梁。这种赏金为何物?诗中沃尔科特为何要请求克莱尔原谅自己?这要从沃尔科特的精神危机谈起。《赏金》是一首纪念母亲的诗歌,其母艾利克斯·沃尔科特在儿子年幼时曾用纯粹的加勒比当地方言将他引导到淳朴的殖民地世界,母亲的语言就是真实反映当地环境的途径。当母亲去世后,身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沃尔科特承受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因此,他作诗哀悼母亲时,实质上是哀悼自己已经失去的、真实再现当地

在《赏金》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是“命名”行为。利用方言命名当地的植物时,诗人实质上扮演了上帝的角色。通过命名当地的植物,诗人可以重拾、记录并歌颂殖民地特征。在与殖民地环境相关的植物书写中,沃尔科特没有死板地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田园化倾向嫁接到诗歌中,而是在环境已经被宗主国暴力践踏的局面下仍旧坚守拥有浓厚加勒比海风格精神的阵地。沃尔科特推崇克莱尔诗歌中高超的命名艺术,此时的他犹如拥有命名权力的亚

当,通过命名当地各种事物,必然担负起拯救加勒比地区民族特征的使命。伊莱恩·萨沃里在《加勒比海的生态诗学》一文中分析了沃尔科特的“赏金”,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角度指出两位诗人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压迫中。对于扎根于帝国中心的克莱尔来讲,“圈地运动”就是纯粹的灾难,而沃尔科特所承受的殖民活动也是“圈地运

动”的延续。克莱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严酷的环境下求生,加勒比海地域的居民也一样,持续与残酷的殖民行径和压迫势力作斗争。

爱尔兰诗人希尼也深受克莱尔影响。希尼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1世纪初把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译成现代英语时更是赚得了“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的美誉。根据希尼的说法,克莱尔最优秀的作品体现出扎根于世的地方感以及语言的表意速度。在

《地方感》一文中,希尼指出有两种人珍惜地方感,其一是在世的、无意识的文盲,另一个是有学问的、有意识的知识分子。在这两种极端张力之中,拥有深厚地方感的克莱尔不仅懂得家乡的一草一木,还可以在诗歌中自由地记载在册,这正体现了克莱尔为家国的完整性所作出的努力。在《约翰·克莱尔的奖励》(“John

Clare's Prog”,此处的Prog指代买卖中的收益或利润)一文中,希尼从语言特色入手评论克莱尔诗歌中的杰出特点,他指出这位诗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创作时可以不假思索地运用家乡的方言,且作品里家乡的每个细节都流畅地出入语言,顺畅得就像在身体和天气中游走的情绪,这使得诗人在应接不暇的意象中表现出特殊的现实感和可信度。

希尼的创作生涯与克莱尔如此相似,可谓是“20世纪爱尔兰的克莱尔”。同是出生在世代务农的

家庭,希尼和克莱尔都倍加珍惜弥足珍贵的地方感。希尼凭借诗歌创作从民族性角度维护着地方感:面对北爱尔兰不断升级的宗教、政治冲突,希尼在诗歌中频繁赞颂爱尔兰乡村当地景色、农村群体以及相应的习俗。如在诗歌《挖掘》中,他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写诗,与父辈们坚毅地挖掘土地相似,希尼希望可以用笔去实现并继承父辈的传统,从而延续这种地方感。相比而言,克莱尔则从阶级性角度展示扎根家乡的感觉:从1809年开始,圈地运动彻底改变了克莱尔的家乡。克莱尔曾经赖以生存的公有土地逐渐成为新兴地主赚取经济价值的工具,当这些地主金钱满钵时,克莱尔已成为物质和精神都流离失所的游魂。面对自己珍爱的家乡,克莱尔用滴血的心在诗歌中记录了地方感:类似地,希尼也在早期的代表作《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中记录了属于爱尔兰的乡村的传统。同是哀悼边缘化的家乡,前者似乎停留在被圈地铁蹄碾碎的挤压下发出勇敢的吼声。

从一位在别人阴影下销声匿迹的农民,到影响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人,克莱尔在诞生200年后逐步走进经典诗人行列。如果说克莱尔是沃尔科特用来反抗加勒比海地区殖民主义的武器,那么他也是希尼铭记爱尔兰深厚文化传承的珍宝。在当今弘扬当地生态独特性的潮流下,在保护生态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克莱尔对于培养扎根于家乡的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译事始末

■齐英豪

本书有幸列入刘铭博士主编的《西方思想文化译丛》,翻译自2012年6月起至2013年10月止。2012年10月,译者译完第一章,此后一边校对第一章,一边翻译余下三章,2013年秋全书译毕。此后,译者都在时闲时忙中校对本书,今年1月底,完成第三次校对。因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增补注释,尤其对第一章花了较多功夫,而其余三章注释方面较为单薄,因此译者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增补注释,统一体例、制作索引和译名英汉对照表,以及撰写本书译序,并对译文又做了少许校订。

本书初版于1852年,此后本书并无加印。译者系根据1852年初版影印本翻译。如前所述,理雅各的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也非现代规范化的学术论文,而是将论辩中的思考与观点重新梳理并集结成书。本书虽然不厚,原文总计166页,但作者论述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欧美汉学家的典籍、西方哲学家的著述、基督教会史上的教父及改革宗的著述、近代远东传教士的著述、印度宗教、华夏儒释道典籍。此外,理雅各还时而插入法语、拉丁语,尤其在第二章语义分析部分涉猎西方多种文化与

语言的比较。

严子几道尝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贵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天演论·译例言》)

译者翻译本书以直译为主,少数地方进行意译。因此,通篇译文在通畅性方面,或有不足。译者原本只想照直翻译本书,但翻译过程中不断增补注释,以助一般读者理解。本书注释分为两种,【原注】为理雅各本人的注释,

【译注】为译者增补的注释。很多译注采编自中英维基百科全书,特此鸣谢。

译事之艰难,个中滋味,恐怕唯有从事过翻译的人方能体会。译者努力竭尽心才,对译文字句斟酌,屡有推敲,惟恐不尽原意。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特别要感谢的,是本书主编刘铭博士和出版社的江华老师。译者并非学术中人,但得蒙刘铭博士信任、襄助与鼓励,已不胜感激。特别感谢刘铭博士抽出学习和工作时间承担本书中译文和拉丁文的翻译并全书的译校。此外,他还不断鼓励译者努力将这本书的译

注做好。

译者由衷地感谢出版社的江华老师,译者因个人原因多次未能如期完成约定译事,但江华老师每每都予以宽容和谅解、鼓励译者,并给予译者充分时间来完成本书的翻译、校对、注释等工作,译者不胜感激!可以说,没有两位师友的鼎力支持,本书恐怕难以顺利出版。

在翻译这本书中,译者方切实体会到自己的才疏学浅,虽在主观上努力使译文做到信实和通达,但译文恐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译者愿承担译文文责,唯望诸位读者、师友不吝批评指正。



《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英】理雅各著,齐英豪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定价:72.00元。